

鄭季超傳
刻真
年瓦六

郑季翘传

锦 松 冯宝兴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 季 翘 传
锦 松 冯宝兴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桦甸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插页4 180 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册

I S B N 7-206-01377-5
K · 25 定 价：4.80元

鄭季起傳
刻真瓶六

鄭季翹同志是一位久經
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一位忠
誠的黨的理論工作者。

宋任窮

一九八八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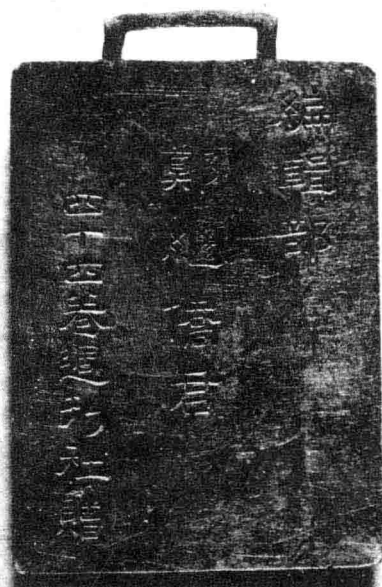
鄭季翹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同我一起
工作，是一位党性堅強勤奮學習，責
任心強，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歡迎的
領導同志，值得永遠懷念。

劉瀾濤題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



郑季翘同志晚年照



▲郑季翘《清华周刊》证章



▲《台风》杂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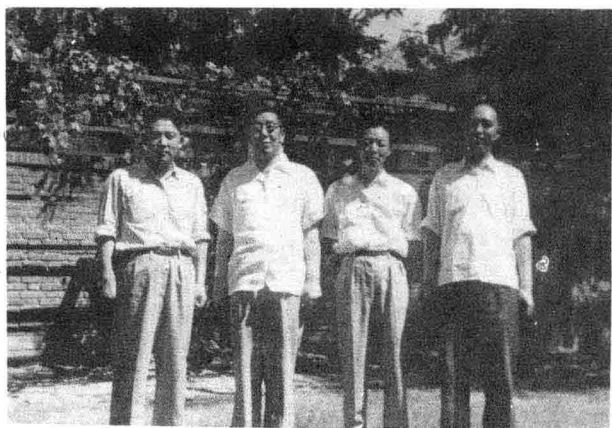


▲ 1942年郑季翘同志在《晋察冀日报》
(前排右第3人是郑季翘)

◀ 1936年郑季翘同志在清华大学读书
(右前排第1人郑季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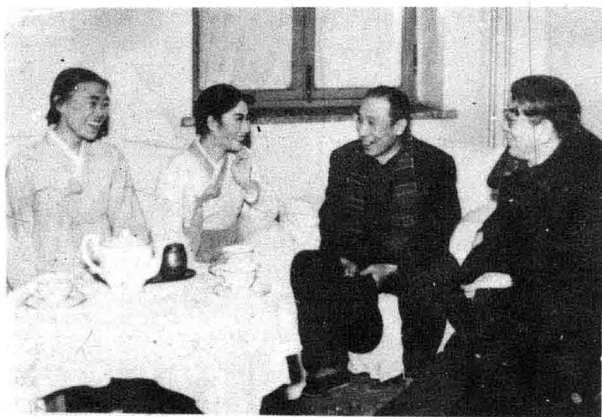
▼ 1952年郑季翘同志在察哈尔与察哈尔省
文联部分干部合影(右后排第3人是郑
季翘)





◀ 1954年郑季翘同志在天津与梁寒冰，杜新波、温宗祺同志合影
(左2人是郑季翘)

▶ 1961年郑季翘同志在吉林省文艺工作会议上讲话



◀ 郑季翘同志，于1965年接见吉林省京剧团《红姐妹》演员(右起第1人是郑季翘)

► 郑季翘在
学习（1965年
于长春）



◀ 1971年郑
季翘在吉林省
革委会上发言

► 1979年郑
季翘同志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
（前排左1人
是郑季翘）





▲ 1983年郑季翘同志为
吉林省吉剧团题字



◀ 1983年郑季翘同志于
长春

序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季翘同志在吉林省工作了十四年。这是他一生中处境最复杂，战斗最激烈的年份。季翘同志说，吉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为真理战斗到底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形象，在吉林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林省委重视革命传统教育。一些熟悉季翘同志和当时情况的同志对季翘同志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撰写了《郑季翘传》。华迦同志为这本传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季翘传的写作，我由于几十年未在一起工作，未能尽力，作为他的老战友、老同学，看到这部传略在季翘同志逝世七周年的时候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对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他的信仰，为他所崇奉的真理义无反顾地奋勇战斗的记录。从这个简要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行准则，特别是在革命紧要关头的言行准则。同他同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一道，同“一二·九”时代的革命同学一道，在决定的关头，季翘同志彻底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所有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经历的复杂斗争过程，他都经历了，同时，在战斗中他又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季翘同志同所有学生中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没有时间谈论个人的前途或人生的价值，而是“担负着天下的兴亡”，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从“一二·九”运动的战场走到抗日武装斗争的前线。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晋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深入穷乡僻壤，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发动农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并曾直接指挥战斗。就是凭着一股革命热忱，他

不畏艰险，深入群众，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能文能武的年青的战斗骨干。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由于他在参加革命斗争前就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在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组织指示和党的纪律，在晋绥边区那样毫无党的基础，顽固派、汉奸的蛊惑宣传又有很深影响的地区，同其他同志一道，终于打开了局面，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日寇大举进攻和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处置得当，保存了革命力量。这个阶段的斗争，已经显示出季翘同志不仅是对革命事业极端热情、极端负责，而且具有生动活泼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才能。季翘同志好学深思，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和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以及在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他在清华读中国文学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和历史典籍，读了当时白色恐怖下能够得到的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这个很好的根底加上他那种好学不倦的精神，使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季翘同志是从基层工作做起的。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和赵继昌、员宪千等十几位同志一同奉命调到晋察冀边区工作。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又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他先后编辑过三个报纸——《救国报》、《晋察冀日报》、以及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平办的《解放报》，这就发挥了 he 理论修养的优势。拿起笔来进行战斗，如同拿起枪来战斗一样，他在一个编辑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这期间的报纸宣传工作，是在不断的反扫荡斗争中或者在情况极其复杂、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的。季翘同志发挥了他的所长，又得到了磨炼。晋察冀中央局为了培养年轻知识分子干部，总是设法让他们到县区的岗位上工作一个时期。1943年和1948年，季翘同志两次得到这样的机会，先后到易县和灵寿县县委工作。在灵寿县他领导了纠正土改

中左倾错误的工作。季翘同志虽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同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他没有知识分子架子，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善于调查研究，他在人民群众中生根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密切地结合了。经过多年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岗位上的学习和磨炼，季翘同志终于成长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骨干。

季翘同志是老实人，他老老实实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老老实实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他在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理论问题或政策问题，并且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实事求是，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对人对事都采取是就是，非就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正直态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鄙薄那种随声附和，随波逐流，随风飘荡的恶劣风气；他更鄙视那种抄上几句洋书，拿上几句洋话，装腔作势，到处吓唬人，并随意嫁接的恶习；他尤其讨厌那种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或者为了保官升官就奴颜卑膝，曲意奉迎，拿原则做交易，以善观风向，灵活反映为得计，混在党的干部队伍内，特别是高干队伍内的无耻之徒。他老老实实在地学习，老老实实在地工作，老老实实在地在原则问题上表示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他不是为个人的得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加入党的行列的。他老老实实在地努力完成党在各个革命阶段，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岗位上交给他的任务。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严格遵循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没有为自己另外订什么标准。他老老实实在地以党纲党章作为行动的标准，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国年代也是这样；在担任基层领导时是这样，在身负重任时也是这样；在环境顺利时是这样，在身处逆境时也是这样，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正因对党无限忠诚，他就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精神。1958年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那个来头是很大的。季翘

同志也知道那个大来头，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发表文章加以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上书毛主席，提出“基本路线不能等同总路线”的意见，表示他不同意当时那样解释的、统帅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动乱中，在不断地对教育战线、对知识分子开展“兴无灭资”大批判的浪潮中，季翘同志敢于公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公然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季翘同志探讨在文艺界盛行的“形象思维论”，并且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著文批评“形象思维论”，表现了他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对真理认真探索的实事求是态度。尽管他的论点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也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他那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独立思考、对客观真理孜孜以求的态度，则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和称赞。

在十年动乱中，季翘同志是可以不被打倒的。他受当时东北局的委派，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只要他屈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淫威，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换个高官，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坚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被江青从“中央文革”除名了。在实行“三结合”时，只要他附和某种意见，就可以从牛棚里出来，再居高位，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宁住牛棚，不卖灵魂。他被“三结合”以后，只要他屈从“四人帮”在吉林的那个代理人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是可以免于再被打倒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那个四人帮代理人所犯罪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又被打下来了。在他被那个代理人诬陷，被王洪文“调离”吉林，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时，只要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向“四人帮”请求饶命，他就会马上出所了，何至要等上整整四年，一直等到“四人帮”垮了台，“四人帮”在中组部那个代理人垮了台。他在吉林斗争的历史，在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其本来面目，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季翘同志的行为，在那种惯于投机取巧，善于在自由市场上把自己的灵魂、人格、党性一股脑儿拿出来做交易的人看起来是太傻的行为，正是集中地表现了季翘同志老老

实实在在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骨气和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革命家的品格。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季翹同志在晚年想回吉林同他熟悉的那些同志们合作，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当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祖国大地，那些吃着人民的饭，大售其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货色的，顽固地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家”或“智囊团”或“企业家”或“经济学家”横行之时，我们党正需要大批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需要象季翹同志那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养而又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理论家。季翹同志未能实现他的宿愿，过早的去逝，是我们党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勇敢地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士！

季翹同志为马克思主义而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郑天翔

一九八九年七月党的六十八周年之际